

313046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館藏

油船德寶特號

克雷莫夫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油船“德賓特號”

克雷莫夫著

曹靖華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二年·北京

總33 單13 32開 424定價頁

油船“德賓特”號

克雷莫夫著 曹靖華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四一年九月上海讀書出版社初版

一九五二年三月北京重排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北京第二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3001—8000

(乙)定價 11,700 元

作者自傳

我於一九〇八年生於列寧格勒文學出版部的一位編輯的家裏。我的童年恰好是在內戰的時候，我在莫斯科科學校公社的寄宿學校裏度過了我的童年。這些年光留下了最鮮明的回憶，而且使我提早成熟了；不過，可惜不會給我好像我們這時代的兒童在正常的中學裏所得的那些必要的知識。歷史或數學功課，常常被恒日的叫聲：『削馬鈴薯去！』『卸劈柴去！』打斷了，於是我們就飛快的跑到院子裏，教員也跟在後邊來了。在那些年光我們自己替自己服務；學校的經費很少，可是學生很多；教員很年輕，學生是粗暴的，頑皮的，早熟的。革命使教員們返老還童了，使兒童們早熟了，這麼一來，使他們接近了。我們在學校裏所得的知識，都是片斷的，可是都記得很牢。我們相互間的友情，不帶一點兒感傷氣，可是根深蒂固的。逃避社會工作——這是受同學們嘲笑的。我們在教室裏的牆上用粉筆寫道：『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口號在當

時對我們不是一個抽象的公式。我們不停手的工作着，我們曉得什麼叫做飢荒。

我調查了我的同班們的狀況。他們此刻在生活中都佔着堅實的崗位。兩位姑娘都做了工程師，我的一位親近的同伴做了飛機製造設計員，另一位做了陸軍上校，第三位做了新聞記者，可是我們最年輕的教員，現在成了科學院院士，斯大林獎金的獲得者，名聞世界的學者了。可是在那渺茫的已往的時代，我們不會想到職業的選擇，因為除却一種最尊榮的職業——紅軍而外，連一種職業也不知道的。

我們的畢業正是在內戰最後一年的時候。經濟復興時代開始了，全國都高呼着電氣化和全俄電氣化委員會的計劃。在工人補習班和大學裏，倉卒的製造了新的幹部。時代精神也影響到畢業的學生上了。我的大多數的同伴，連我自己也是如此，都入到工業大學了。

我最初的文學嘗試，還是在小學時代。我酷愛讀書，對於俄國古典作家，知道的很好。我記得，我讀柴霍甫的時候，特別感到滿足。我盡力的理解當我讀柴霍甫短篇小說的時候，所得的那些無形的，可是強烈的心情的表現法。我盡力的在語句裏，在他的音調裏去發現這些方法。當我讀到柴霍甫的風格的樸素的時候，我覺得很易接

受。被這種感覺鼓舞起來的我，就大膽的執起筆來。可是當我剛剛把我所寫的短篇小說一讀，我就厭惡起自己的作品了；我好久的擋起筆來，以便重在別人的技術的印象下執起筆來，可是又失敗了。

在我讀書的物理機械專科學校裏，有文學研究社。青年們對詩很熱心。其中大概有些有才幹的人。可是那些詩大半都是矯飾的，思想的內容怕連那些作者也弄不清。那些年代，在莫斯科流行了不少文學的翻動斗的人。青年人追求着形式，自然極力的模倣着他們。我記得我也會迷惑過對自己文學經驗的虛飾的意義，用語言的花樣去裝飾牠們。可是這種迷惑繼續得不久，而且後來我更嚴肅的着手研究起古典作家了。我還帶着寫日記，在日記裏寫着學生生活，人物和事變。這習慣馬上就成為必需的，而且在一生中根深蒂固起來了。後來我在這樸素的記載裏發現出來，我同我模倣別人的那時候比較起來，更為接近目的了。

應當說，在那時我還遠不會夢想着做一個職業的作家呢。偉大的建設年代來到了——馬格尼多戈爾斯克，聶伯河水電站和顧茲尼次礦廠都產生了——集體化和社會主義競賽的年代來到了。

我到無線電台建築上工作去了。完成了這工作，我被派去擔任水路運輸工作。在這裏，我的工作在造船場，在港灣，在蘇聯各處的沿海碼頭上過去了。我於是同青年工程師們和有舊風度的專家們，同基本工人們和季工們，同從工人中間提拔出來的卓越的有天才的人員們接觸了。我的人生觀的基礎，就在這些年代裏形成了。

我屢次嘗試着寫一部中篇小說，可是每次都把手稿擋了起來。我覺得牠不過是我所思索的毫無生氣的反映。

一九三六年，我在油船『職工國際』號上往裏海航行，我第一次同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接觸了。

在斯達漢諾夫運動的主導者們中間，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突擊隊員們的迥不相同的那種原則上的新的東西，使我吃驚起來。那時蘇聯人剛剛開始運用技術，他們緊張的同枉費時間與勞力作鬥爭，以求取得生產的勝利。新的人物，在新的工業技術的基礎上長成了。工人，匠師，技師，都勝過了自己技術的領導人，掌握起倡導權，就同舊習性和標準額鬥爭起來了。

在黨的領導下，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所進行的這種鬥爭得到勝利了。最初的斯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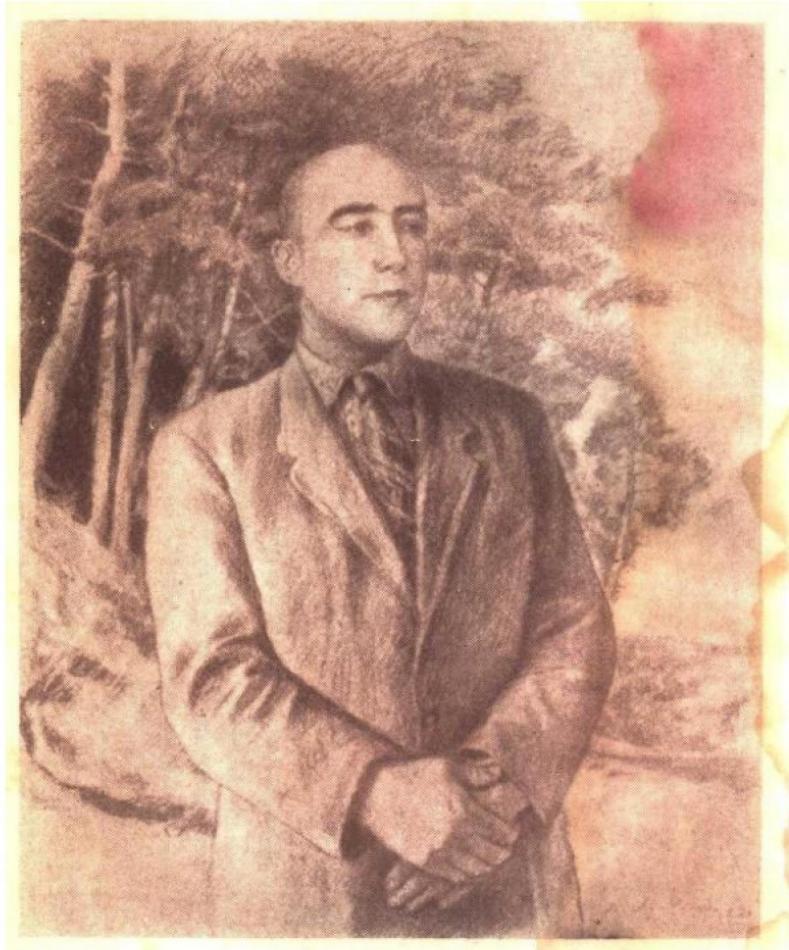
漢諾夫運動者們的道德的風尚，他們的堅決的意志和品質，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在
油船上航行着，記着日記，後來回到莫斯科，就寫了油船『德賓特』號。



Юрий Крымов

Танкөр “Дербент”

Ю. Крымов: Повести譯出，“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Москва. 1948 版



克雷莫夫畫像

耶爾——克拉夫欽柯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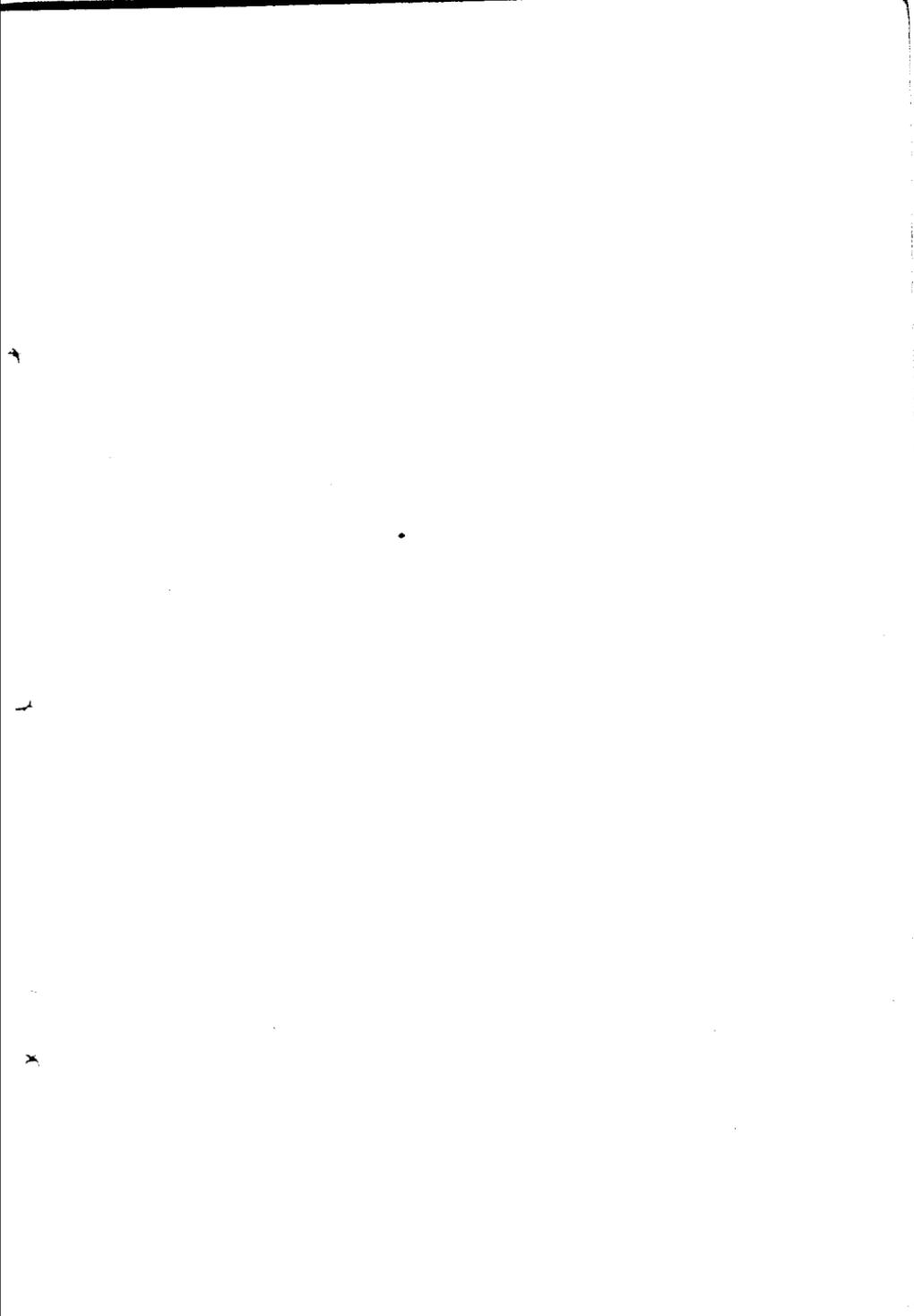
目 次

作者自傳	一
譯者序	七
油船『德賓特』號	一
電輪	一
司令官	三
烏合之徒	三
挑戰	三
斯達漢諾夫航行	四
車臣島	五
風	五
二五	五
二四	五
二三	五
二二	五
二一	五
二〇	五
一九	五
一八	五
一七	五
一六	五
一五	五
一四	五
一三	五
一二	五
一一	五
一〇	五
九	五
八	五
七	五
六	五
五	五
四	五
三	五
二	五
一	五
无	五

必要性

四

油船
德賓特
號



電

鑰



晚上的時候，在裏海輪船公司的無線電台上，值班的有兩個人：無線電員泰魯莫夫和交換情報的負責人牟霞。他那時二十歲，但是都認爲他是那一帶的一個優秀的聽音手。聽說他一分鐘可以用電鑰拍一百多個字。當人向他問起這個的時候，他微笑着，——人不是機器呵！他研究過電機，所以用不着無線電技師幫忙的。一瞧見發生毛病的時候，就囁着，咬着指甲，鑽到護板後邊修理起來了。牟霞笑着說：『泰魯莫夫，要是電流擊死你，我就要嚇死在這裏了。請你可憐可憐我吧！』

他們倆是同年，在一起工作好久了。牟霞作着收報和檢報的工作。這是一種疲倦的，單調的，不需要任何知識的工作。當他們倆留在報房的時候，他總愛看她。她微微的動着嘴唇，讀着電報，工作得效率很高而且是不知不覺的。短短的頭髮披到她眼上來，她用很快的頭部的動作，把頭髮掄過去。在這樣的時候，他覺得她是最逗人愛